

朝鲜学—韩国学丛书

朝鲜—韩国文化 与中国文化

郑判龙 任范松
[韩国] 李钟殷 姜孟山
主编 副主编



PDF

2105-12
13

朝鲜学—韩国学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 季羨林
主 编 郑判龙 李钟殷(韩国)
副主编 任范松 姜孟山
编 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朱七星 任范松 李东旭
李得春 李钟殷 吴绍钊
金柄珉 郑判龙 姜孟山
崔洪彬 韦旭升(特邀)

丛书序一

尽管我对朝鲜学—韩国学一窍不通，但是不知是什么力量却注定了我一生要同与朝鲜—韩国有关的人和事打交道；但这是非常愉快的交道。

谈到人，我在国内朝鲜族中，在国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中，都有一些朋友，有的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谈到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国内最早建立朝鲜—韩国语言专业的系。我曾多年在这个系里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虽然离开了东语系的和学校的领导岗位，却又同北大建立起来的朝鲜—韩国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这一生，从一个青年教员开始，直至今天的耄耋之年，数十年如一日，都参与了对朝鲜—韩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活动。因此，尽管我不懂朝鲜学—韩国学，但是对朝鲜学—韩国学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对朝鲜—韩国文化也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朝鲜学—韩国学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讲。在国内，在有 50 多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朝鲜族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优秀民族。他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独创性的成就，丰富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宝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保存和发扬朝鲜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增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国外来说，朝鲜半岛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历史上也曾有几次出现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局面。不管是分还是合，朝鲜—韩国民族对世界文化始终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朝鲜—韩国民族既创造文化，吸收文化，又传播了文化。中国同朝鲜—韩国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儒学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直到今天，在韩国还在发挥着作用。至于影响东方广大地区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和尚中，在唐朝有不少就是新罗僧人。这些舍生求法的僧人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无法否定的。佛教传入日本，除了中国这一条路之外，还有朝鲜—韩国一条路。专就佛教传布来讲，朝鲜—韩国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韩国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的。

所谓“朝鲜学—韩国学”，据我个人的理解，是一门研究与朝鲜半岛有关的各个方面问题的学问，既包括地理、人种、语言等等，也包括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是一门内涵极为广泛的学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延边大学就一马当先，开展了朝鲜学—韩国学的研究，4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在，在郑判龙教授领导下，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又推出了《朝鲜学—韩国学丛书》。其中一种就是这一册《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里面所收的论文，光从题目来看，就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内容涉及朝鲜—韩国文化，涉及中国与朝鲜—韩国文化交流，涉及儒学，涉及道家，等等，涉及面是非常广的。文章的作者，

有我国的朝鲜族和汉族，还有朝鲜和韩国的学者。这样一来，国内协作和国际合作都体现出来了。无论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次盛举。

应郑判龙教授要我写序之嘱，我翻看了其中几篇文章。愧为外行，难得深入；但在浅尝辄止中，亦已有所收获，遂不揣游陋，写成此序，意在共襄盛举而已。倘若能在外行话中有几句说到点子上，则大幸矣。

季羨林

(北京大学教授，前校长
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2年7月11日

丛书序二

韩国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绵绵不断地进行了传统的文化交流。到了当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化交流一度受到阻隔，两国的文化交流处于停顿状态。最近，韩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又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谁都知道，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不能单纯依靠以实利为目的的经济交流；在这里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具有高尚精神和文化内容的学术交流显得很有必要。本人对这一点有十分深刻的感受。这次接到汉阳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李钟殷教授与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郑判龙教授决定出版这套丛书的消息，很是兴奋。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本人表示祝贺，并全力支持他们所倡导的事业。

韩国与中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在文化传统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过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韩国直接使用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的变化与走向很敏感地影响了韩半岛。这种影响与接受不是哪一方的施与，而是在融合与创造基础上发展成为各民族固有的独特文化。只是由于语言与历史的因素，还没有给中国人民详细介绍韩国文化的机会，这是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

这次用中文出版的，国内外学者共同撰稿的《韩国学—朝鲜学丛书》第二集，给中国的文化界与学术界正确地理解

韩国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丛书中选入了国内外学者的哲学、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有意义的是，在中国最具权威的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这次出版任务，加重了出版丛书的意义，为这套丛书增添了异彩。

本人希望今后这套丛书成为中韩学者自由地讨论学术的阵地，并希望丛书以后能够收录韩国学者研究中国学的论文，进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丛书。希望今后扩大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人民广泛地介绍韩国文化，成为韩中相互理解的文化桥梁。为了这一点，本人与汉阳大学不吝应有的支援，并相信这能够成为韩中两国加强信赖的又一新的尝试。

感谢为了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汉阳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的李钟殷所长与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郑判龙主任。最后期望，今后通过学术交流加强两国的传统友谊。

金 钟 亮

(韩国汉阳大学校长)

1994年8月30日

目 录

- 丛书序一 季羨林 (1)
丛书序二 金钟亮 (1)

退溪的学问观:

- 以《心经后论》为中心 [韩国] 安炳周 (1)
清初经世实学与丁若镛的实学思想 朱七星 (19)
尤庵先生的经学思想 [韩国] 崔根德 (37)
义理思想与士精神 [韩国] 琴章泰 (50)
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 林贤九 (68)
佛教在朝鲜半岛三国和日本的初期传播、
影响及特点之比较 许能洙 (86)

浅谈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 崔洪彬 (105)

新罗坊考 李宗勋 (132)

长白山“定界碑”始末

- 兼考图们江边界问题 任熙俊 (155)
马建忠与朝鲜 权赫秀 (176)
明成皇后被害事件再考 [韩国] 崔文衡 (193)

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 蔡镇楚 (209)

《热河日记》与中国文化 吴绍钦 金柄珉 (231)

16、17 世纪游仙文学的叙事结构和道教

- 的想象力……………〔韩国〕郑珉 (254)
- 高丽朝“竹高七贤”研究……………〔韩国〕李钟殷 (274)
- 韩国汉文学里的杜甫……………〔韩国〕李丙畴 (297)
- 佛教文学在韩国文学中的地位……………〔韩国〕李钟灿 (318)
- 生命意识的辐射：道教文化对朝鲜古典
文学的影响……………许辉勋 (344)
- 高丽时期的美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蔡美花 (360)
- 韩、中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韩国〕李东镐 (372)
- 韩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李东旭 (384)
- 论朝鲜财政管理体制及未来可能的变化……………梁龙男 (403)
- 后记…………… (414)

退溪的学问观：以《心经后论》为中心

〔韩国〕安炳周

一 前言

才见好色，即知其好，而心诚好之。才闻恶臭，即知其恶，而心实恶之。虽曰行寓于知，犹之可也，至于义理，则不然也。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①

什么叫“学问”？《孟子》中就讲到过“学问”：“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 退溪在他的《心无体用辩》中也曾使用“自己学问”^③ 这样的一般性的用语。笔者在本文前言劈头引用的退溪之语，对理解他的学问观有很重要的意义。

退溪还这么说：

且痛而知痛，饥寒而知饥寒，涂人乞人与禽兽皆能之，若是而可谓之知行，何贵于学问为哉。^④

这是说，凭感觉都能感知的东西，不能划入知和行的范畴之中。退溪还认为：

① 李退溪：《传习录论辩》，影印本（上），第924页上段。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上》。

③ 《退溪全书》卷41，杂著《心无体用辩》。

④ 《传习录论辩》。

义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须并行，而不可缺一，分而言之，知不可谓之行，行不可谓之知也。^①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就这样受到退溪的批判。在谈到义理的知与行时，退溪认为不下工夫，就不能达到义理的知行。所以，“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② 无知则无勉，无勉则无行。

在朱子学的立场上看，这里所说的“学”相当于修己学问中的穷理，“勉”相当于居敬。居敬与穷理在修己学问中，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退溪的学问观，也是学与勉共存，知和行并进。在这个过程中，“敬的哲学”突出地显现了退溪的心性修养及其心学的倾向。

心学倾向是退溪学问观的特征。此时的心学当然不同于阳明学的心学。

总而言之，退溪的学问观重视达到自我修养，“勉”达到自我修养，这种学问观使他在《传习录论辩》中，批判“心即理”的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说，但是“心学”作为退溪学问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他的学问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心经后论》就说明这一点。当然它和满街的凡夫俗子不经任何修养工夫也皆可成圣人的阳明心学水火不容，因为他认为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在退溪的学问观中非常重视修养工夫。

二 退溪心学的渊源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的第 47 章成为唯心直观主义的先驱：

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① 《传习录论辩》。

② 同上书。

被称为鉴远章的《老子》的第47章，其表达虽然非常朴素，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彻底的唯心直观主义先驱。

求之于外是求之于内的正相反面。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禅宗巨匠慧能为了抵制“向外求”说了这样的话：不假外求，自性迷惑就成众性，自性觉悟就成佛性。唐代的临济宗的开祖临济义玄也曾说：先要信自己，不要向外求。

认为人心本如同清净的虚空，一切应知自足于此心的思考方式对后来的儒教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宋代的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和明代的王阳明的“吾心便是物之理，不假外求”，“心即理，天下何有心外之事和心外之物？”这些思想都是从前面提到的慧能和义玄的佛教心学中受到很多影响的。当然它的渊源还是儒学之心学。

除《老子》第47章以外，中国佛教界乐于使用的还有《庄子》。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

可以说，这句是庄子心学之眼目。虽然并不是说没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差别，但是如果说，把基于那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所要达到的人心的修养学问叫做“心学”，那么，我们不能忘记作为这种心学渊源的又一个思想家，即儒教心学的鼻祖孟子。

万物不在我之外，皆备于我之内，道在尔。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儒教心学的渊源。孟子说：

道在尔，而求诸远。^②

① 《庄子·齐物论》。

② 《孟子·离娄章句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①

孟子又说：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

这里“心”字只有表层次意义，更深层的含义表现在《孟子·尽心章句》的第一章中：

尽其心者，如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在这里“心”表示人之心，即表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意味着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四端。“尽”指扩充四端，尽存养。“知其性”是指人之本性，即性本善，天赋予性以善的道理。“知天”具体地说是指给人以善的本性的天之心。

如前所述，虽说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心学深受佛教心学的影响，但究其根本的渊源还是在于儒教的心学，确切地说，在于孟子心学思想的影响。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③就是从《孟子》中的《尽心章句上》第一章中得到启示的。

在《孟子·离娄章句》中的“道在尔，而求诸远”之后有这样的话：“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之意相似。显然，孟子的心学思想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儒教渊源。退溪说：

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④

① 《孟子·尽心章句上》。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上》。

③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二，《杂说》。

④ 《传习录》卷上，元静所录，第69组。

说孟子是中国儒学系统的心学鼻祖，还有一篇决定性的资料可作佐证，那就是朱子的《孟子集注》中的《孟子序说》。这篇并非陆王学对孟子心学的理解，而是朱子学对孟子心学的理解。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朱子在《孟子序说》的末尾部分引用程门高弟杨龟山的话，从引文中能看出朱子学视孟子的学问为心学，也能看出他对孟子心学的基本理解。在此援引如下：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①收其放心。^②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③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④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⑤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者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则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⑥欧阳永叔却言，圣人教人，性非所先，^⑦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⑧

通过朱子《孟子序说》中所引杨龟山之言，概括了宋学对孟子心学的理解。退溪的心学也来源于对孟子心学的认同和理解。

如上所述，孟子的心学曾对陆王学产生很大影响，但问题是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心学，而且对朱子的理哲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
- ① 《孟子·尽心章句》第一章。——引者注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上》。——引者注
③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引者注
④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引者注
⑤ 《孟子·离娄章句上》。——引者注
⑥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引者注
⑦ 《孟子》。——引者注
⑧ 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

张立文在《朱熹思想研究》的第一章第一节中说，孔子、老子未言理，然《孟子》、《易传》却言“理”。他引《孟子》的两段话：

始修理者，知之事也。终修理者，圣之事也。^①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②

这说明朱子的“理哲学”也是以孟子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换句话说，孟子成为阳明“心学”^③出发点的同时也成为朱子“理学”的出发点，在广义上也成为儒教心学的开山祖。

再来谈退溪的学问观。退溪对朱子“理哲学”的深化发展是众所公认的。但可以说，他重视心学，明显具有心学倾向，又是他的学问观特性所在。退溪虽然对吴氏和篁墩二人的观点持有疑义，但还是没有舍去对《心经·心经附注》的尊信。^④

在理解重视自我的心性修养的退溪学问观时，《孟子》的大人论可作参考。

《孟子》的《离娄章句》云：

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⑤

《尽心章句》又在佞臣、社稷臣、天民、大人中举“正己而物正”^⑥的大人为最高理想。

退溪的治学理想和孟子“正己而物正”，“格君心之非”的

① 《孟子·万章章句下》。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上》。

③ 在儒教的心学中，也为了区别以彻底的唯心主义出现的阳明学的心学与一般心学的不同，特别是为了明确区别与朱子“理哲学”的不同，将阳明学作为“心的哲学”。

④ 吴氏指元代学者吴澄。篁墩指明代学者程敏政。对此后有详述。

⑤ 原文参照《孟子·离娄章句上》。

⑥ 系一心正己，受其感化其他事物自然正之之意。

“大人”理想相一致。通过他的生平和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在实践上重视“正己”，即端正自己的学问的。下面我们着重探讨退溪学问的心学特性和对“理哲学”的彻底发挥这两方面的问题。

三 退溪的学问观：心学的特性

《退溪全书》卷41《杂著》中收录的《心经后论》是退溪在他临终前4年的1566年写的，当时退溪已是66岁。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退溪学问观中的心学特点。他曾两次使用“心学”一词。^①

《心经》是曾著过《大学衍义》，且发扬朱子全体大用思想的宋朝的真德秀写的。朱子死后，经他努力，使朱子学从伪学中解放出来。在使二程与朱子的学问再度复兴的过程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认为真德秀的思想中毫无创见，有的只是对二程和朱子学问的墨守，也有人认为真德秀比致知更重诚意，比穷理更强调存养，把用敬作为第一工夫，在此诸方面，他比朱子更占上位。^②

《心经》还附有明朝学者程篁墩的注解。程篁墩在其注解里，曾援引朱陆论争史中称得上是朱陆调和论者的元朝吴澄之说。这样，《心经后论》中又出现了难题。实际上退溪也将程篁墩看成是朱子学与陆象山学的调和论者，称“篁墩之欲同二家……”，^③并严厉排斥朱陆调和论。尽管如此，他对《心经》的尊信矢志不移，^④并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不在集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

① “求古人心学”、“其于心学之传”。见《栗谷全书》影印本（上）第916页下段。

② 参见黑板满辉：“真德秀”，载原利国编：《中国思想史辞典》，研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③ 《心经后论》影印本（上），第917页下段。

④ “或曰，如子之言，《心经》其不足尊信乎，曰，是则不然也。”《心经后论》，影印本（上），第917页下段～第918页上段。

张横渠四人于一书的《近思录》之下。^①

如前所述，退溪对明朝程篁墩的《心经》注释和引于注释中的元朝吴澄的朱陆调和论及其对经学的偏向，都持有疑义。

退溪在《心经后论》中劈头就指出：

余少时，去汉城游学，始得《心经》读之。中年因病搁置起来，时值晚年才得晚悟难成之叹，但早年感发兴起于此事^②实为《心经》之力。故终生尊信此书，不在四子《近思录》之下。

然后又接着提出疑问：

每当读《心经附注》至末尾时，无不有疑。吴氏^③之语出于何种思考，篁墩^④取条指向何意。是不是要引天下之人回到陆氏^⑤之中？^⑥

朱子以后，退溪重视心性修养工夫，成为“主敬哲学”的集大成者。^⑦退溪严格区分只在心上谈千变万化^⑧的朱子学之“心学”和陆王的“心即理”之“心学”。它的具体表现是怀疑吴澄或程篁墩引天下人入陆氏之彀中。

《皇明通记》中记载了程篁墩的为人与学问，横城人赵士敬读

① “故平生尊信此书，亦不在四子《近思录》之下矣。”同上书，第916页上段。

② “此事”可视为心学。——引者注

③ 吴氏指吴澄，当时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引者注

④ 篁墩即程篁墩。——引者注

⑤ 陆氏即陆象山。——引者注

⑥ 《退溪全书》，影印本，《言行录》卷2，学问条。

⑦ 对此参照高桥进：《李退溪与主敬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第六章《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构成——以圣学十图为中心》。

⑧ 收录于朱子《孟子集注》开头的《孟子序说》中援引的杨龟山之言。